



■一千零一爱

我会哭

□ 娜娜（都市情感类故事写手）



其实分手总是有预感的。听说一个人当自己快要死的时候，也是有感觉的。分手和死去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或类似。

我第一次见到石三的时候，并未看清他的脸，回去的时候只记得他的笑容，只觉得他十分帅气可爱。

闺蜜对我们的评价嗤之以鼻，哪里帅气可爱了？明明是瞎了眼。

最近我总是难以入眠，即使好不容易入睡也是一个小时醒来一次。我和朋友娟儿聊天，她说她也睡不好，是醒来的早，我说我睡不好，是难以入睡，各有各的困难，谁也帮不了谁。

和石三认识后，开始聊天，某天说到他曾经生病，来势汹汹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他和我聊着聊着，他说的那些医院的场景，我竟然十分熟悉，我能说出他下一句要说的话。

我曾无数次在一个梦里哭着醒来，痛彻心扉，泪流满面，即使醒来很久也难以从这种离别的痛中抽离出来，仿佛那是真的。梦里有个人，他要离开我，我问他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你，我拉着他的手不放，可是他说他要走了。我一直问，我要去哪里找你？他不说话。我问着哭着，然后把自己哭醒。

命运多神奇，我相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石三带到了我的身边，让我有机会“找到你”。

可世事总是作弄人，我以为我是个温柔善良又体贴的人，对石三事事迁就包容，我用我的方式爱着他，我也以为他也是那样地爱着我。

我们每天都会微信聊天，他一有时间也会给我打电话，可能是在深夜回家的路上，可能在去见客户的路上，也有可能是在出差的旅途中，或者会议的间隙……我们无话不说，我们亲密无间。

我想把我所有美好的想法都告诉他，也想把我所有的困扰都告诉他。他也跟我讲了很多成长的故事和工作中的趣事以及压力。我们都曾为觉得某个同事太蠢影响工作而吐槽过后哈哈大笑。我也知道他无比聪明，不仅学习好永远考第一，小的时候玩游戏机还能找到规律，赢来很多游戏币，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的表舅舅们，却总是输，讨好他一起玩赢来的游戏币。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外婆每天给他打10个电话，每天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……我记得每一件他跟我讲过的事情，就像我爱过他的每一天。

可成年人的离别，根本不知道会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我曾经以为，我们永远不会离别。因为我已经“找到你”。找到你，我又怎会舍得离开你。可是，我不知道的是，并非是要我离开他，而是他要“离开我”。

晚上我又睡不着，石三说他最近感到疲惫，他最近对我的所有信息回复的都跟敷衍，我们也还是每天打电话，只是他不再有耐心听我讲。凌晨一点半的时候，我把我最近想了很久的心事给他发了信息，我给他留言：“我想了很久，若不是过往我做的那些痛彻心扉的梦，而我认定梦里的人是你。我是不是不会如此执著的喜欢着你，我怕梦里的心痛也怕失去你。”我又说：“可是最近越发地感受到，其实你需要的仅是你的工作也许还有你



■活色生香

马褂木的春天

□ 陆桂云（散文作家，区麦家文学研究会会长）

当许多早春的花朵开放又萎谢，当晚樱花脱去盛装，鸢尾亮起紫色尾翼，小区的香樟潇洒抛却旧衣，淡黄色花蕾绽满枝头，一种高大的树，一种浑身挂满青绿色小褂子的乔木，在绵绵春雨后的轻纱薄雾中，托起一树黄金莲般的花朵，点亮整个江城四月的清晨。

马褂木，木兰科鹅掌楸属，叶形奇特，春天像给小孩穿的青绿小褂子，秋天则成了黄袍马褂，色彩堪与银杏一比。这个珍贵的高颜值树种，还跟富阳有着别样的关系，上世纪60年代创建于富阳的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，为该树种的繁育、推广作出过重大贡献。

鹅掌楸属现存有两个种类，一为分布我国的马褂木，另一是分布于北美洲的北美鹅掌楸。而我们现在常见的马褂木，则是原中国马褂木与北美鹅掌楸的杂交树种，也叫亚美鹅掌楸，生长优势和耐寒、耐热功能更强，叶子和花型更为美观，培育者是我国著名树木育种学先驱叶培忠教授。首批小苗被栽种在亚林所院内，如今已成蔚为壮观的鹅掌楸林，堪称中国杂交马褂木之最。

多年前的春天，我在富春江边偶遇一棵马褂木，发现树上金黄色的花朵，像开在空中的睡莲。爱花的我好想看看个究竟，可树那么高，我在它浓密的树荫下把脖子伸得像只长颈鹿，也只能看到它青黄色的杯状花托。费力爬到旁边大石头上，也还是见不到它的姿容，真恨不能化作孙悟空，一个跟头翻上天，站到云头手搭凉棚看看清楚。俗人一个的我，只好远远观赏那些花朵，如宝莲灯形的小船，在春风中悠然于绿叶翻飞的波涛。

新世纪，我新入住的小区，房前屋后都有马褂木的情影，但还是看不清花朵的全貌。没想到随着我年龄的递增，马褂木也一年年赶上我住的楼层，越长越高。先是二三层，再是四五楼，现在它已经远超六楼，欲与天空试比高了。它的花朵，就这样一年年在我眼前展露它高贵的姿容。从仰视，到平视、俯视，从阳春三月，咪咪小的花苞与三两片咪咪小的叶子一起初露端倪，到慢慢鼓起成圆锥形花苞，再变成一朵朵的黄金莲灿然开放，整个过程可谓有条不紊全景式展现。

尤喜站在楼梯的窗户外，在早晨或傍晚柔和的光线

的家人朋友，你从不曾需要过我，一直是我需要你。我想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当然，我肯定会哭会难过。但是，肯定最终也会过去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个温柔勇敢的人。”

第二天，上班时间9点的时候，石三给我回复信息：“也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但的确说我情绪低落，主要是我最近时刻感觉身体很疲惫，有种之前生病前的感觉。不论如何，让你有那样的感受的确是我的问题。抱歉！”

虽然，我也给他回复信息：“任何事情或他人都不如你自己重要，你要明白。”但我不觉得他能明白我想告诉他的信息。

于我而言，最好的结果就是他好好地活着，好好地生活，哪怕他爱上了别人，也好过我梦里的场景。美国往事中有句话，我记忆深刻，我抱着石三心疼他受病痛折磨的时候也曾跟他说过：“当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厌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，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，存在着，我就愿意忍受一切。你的存在，对我很重要。”

晚上21:10的时候我的手机震动，看到屏幕显示是石三来电，我的嘴角不自觉扬起了笑意。我关上房间的门笑意盈盈的去接电话。石三却在电话里有了和平时不一样的语调。他平时总是轻松愉悦跟我说话，“你在干啥呢？”可今天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语气沉重的表达着他对我最近的感受。我听他讲话的声音有些冷漠语言有些混乱。在凌乱的话语中我试图找到头绪。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石三糟糕的心情，我的心跟着沉落谷底。他带着烦躁的情绪跟我表达：他说，他最不喜欢收到别人的礼物，可是我最喜欢给他送东西，送各种我认为他需要的东西。他说，他有任何的需求，他自己会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他说他不需要我送他的东西。他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，他不喜欢收我送的东西自然有他的考量。而且，他说每次收到我送的礼物我都会希望他开心和喜悦，可是他却不开心也不喜欢。

我突然心中明了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

我安静地问石三：“是否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用再继续？你已经不再喜欢我。”石三在电话的另一头显得十分安静。我说：“石三，你是不是已经决定要结束这段关系？”沉默了许久，石三说：“是。”

心碎其实是没有声音的，我下意识地去捂住自己的心，是痛吗？我又连忙捂住自己的嘴，是会哭吗？然后，我抹去自己决堤的泪水掩饰着情绪淡淡地对石三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我安静地挂了电话。处理了很多之前因为总想着要跟石三聊天打电话而懈怠的工作。我的工作效率太高，竟然很快就处理完了。真可怕，这漫漫长夜如何渡过？从前无论如何总有期待，明天还是有石三的一天。可从现在开始的明天，是只有自己的明天。

我从前以为，我是因为石三是梦里的他而爱石三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因为我爱石三才会觉得梦里的他是石三。只是，无论如何调换也不过镜花水月梦一场。

对此，我感到一阵阵恐慌。

石三肯定知道我会哭。

哭也是没有声音的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直掉一直掉，那样无声无息，那样惊慌失措，那样毫无章法，如此深情却又如此心碎。

我早就知道，我会哭。像梦里一样，哭的痛彻心扉。



■日常度假指南

在换季的衣帽间

□ 汪露婷（手工爱好者，小小岛岛主）



周六午饭后，婆婆问我：“下午你有空吗？你的厚衣服该收进去了哦！”“啊，下周不是还会降温吗？”“就算降，羽绒衣和长大

衣恐怕是穿不到了。”

整理换季的衣帽间，几乎是每一个女人的噩梦。好在这个“梦”是能解决的，一年最多两三回。何况我还有个非常擅长收纳的婆婆帮忙。

于是约好，让我先喝会茶续命，她去午睡。到三点半再开始“衣帽间噩梦”的战斗。

原本只计划把最厚的那部分冬装收起来，没想到为了腾挪出整理箱来放它们，把大部分春夏的衣服都揪出来让位了。在二十几度的天气，手会告诉大脑：摸到的秋冬装全都都太厚，全都该收进去。

晚饭前，我们按照材质和款式分类：羽绒衣一箱、羊绒衫一箱、棉袄一箱、裤子一箱、厚裙子两箱……晚饭后继续，在衣帽间挂刚揪出来的衣服，挂到直打哈欠。

婆婆简直可以去参加吐槽大会，尤其她用重庆话说起来，特别有意思：

“我其实一直想问，你这两条裙子，到底有啥区别呀？”

“哎呀呀！裙子千千万，裤子千千万！”

“你看，这几件，吊牌儿都没摘掉！”

我嘻嘻嘻嘻地应着，表示虚心接受，争取少买。比起每周都在买衣服的阶段，现在真的算是买得很少。也不是克制，就是过了什么都想买的年纪，不那么容易心动了。“关键是你再买，也放不下了，大小姐。”婆婆在边上补充。



■常绿记忆

黄弹茶

□ 程洪华（地方文史研究者，区作协秘书长）



常绿黄弹不光有“小雁荡山”的美誉，还有高品质的高山茶。意想不到的，是黄弹茶与清乾隆皇帝、西湖龙井十八棵御茶颇有渊源。

就黄弹茶而言，龙门坛顶的茶最佳。

旧时，龙门坛顶建有章家上书院和下书院，还有一条四通八达的茶叶岭，两书院和茶叶岭周围都长满了茶树，有的野茶树直径如碗口大小，齐人高的老茶树也比比皆是。龙门坛顶的山顶地势平坦、开阔，从最开阔处的山体沿山形而下，至峡谷最窄处便有一处疑似“龙门”的模样，龙门之下陡崖峭壁有数十米之深，崖底积有一潭碧水，清澈见底，味道甘冽。每逢雨季或雷雨天气，水流汇聚在一起，沿着峭壁直泄而下，远看，瀑布似一条银河从天而降；近看，水流如同一条奔腾而出的长龙，故取名“龙门坛顶”。茶叶岭往东可至五云岭及紫阆；往南至湖源观音塔；往西，过羊桥顶、石梯野猫岭可达湖源李家；北出风洞坞往外到燕山；往里过黄土岭到上官盛村，翻过中塔岭亦可到湖源，是古时穿越诸暨、富阳、桐庐的捷径，也是当年黄弹茶叶销往周边及外省的主要通道。龙门坛顶处于700多米的海拔，早、晚云雾缠绕，昼夜温差大，环境污染可谓为零。只是采茶的季节比山下晚得多，但高山茶叶形态优美，呈现出嫩绿色的翠绿色泽，茶叶条索细长匀整，芽叶肥壮，油润光泽。待加工后，其汤色清澈明亮，如碧玉般透彻。在香气方面，高山茶散发出浓郁的清香，且带有纯天然花果的芳香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而口感上，高山茶入口鲜爽甘醇，回甘悠长，令人陶醉其中，特能享受江南的茶韵。古人对黄弹茶有着很高的评价，清乾隆甲戌科探花倪承宽曾在石梯、龙门坛顶游玩，后在《游石梯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至山神祠小住，方子因向旁舍翁姓者乞得茗，茗香冽异常，盖其新焙者耳。”又据《吕东莱诗集》中的多处诗作可知，著名江西诗派领袖、诗人吕本中（1084年—1145）经常到黄弹造访章允文，品茗论诗，

与诗友们以诗词互相酬唱：

烹茶
水光欲尽琉璃影，玉色初浮翡翠斑。
便觉曲生风味恶，小炉新火对蒲团。
从吕本中的诗意中，我们了解到了烹茶时的场景与众人的心态，以“琉璃影”“翡翠斑”比喻茶汤的光泽与色泽，展现了茶的清雅之美。后两句通过对比酒味之“恶”，凸显烹茶的宁静与愉悦。可见文人墨客们的情趣与对黄弹茶的喜爱。

无独有偶，清乾隆在苏州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时，在棋馆与长春人（常绿在民国前称长春）章瑛（章六佬）对弈赌棋，两人不分伯仲，且相谈甚欢，后经翰林修编倪承宽（常绿章天培女婿）撮合，义结金兰。一次，乾隆皇帝与在苏州开茶行、纸行的章瑛闲聊，章瑛遂将清明时节采摘的黄弹高山茶奉上，乾隆觉得此茶幽香鲜醇爽口，回味无穷，赞不绝口，看着杯中的茶叶边缘呈现黄色，而叶心却是白色，亲赞此茶为“金镶玉嵌茶”。所以，朴实、聪明的黄弹人一直将高山茶命名为“金镶玉嵌茶”。

而黄弹茶与西湖龙井十八棵御茶又有怎样的关联呢？

常绿世祖章允文的父亲章衡（宋嘉祐二年状元）与杭州西湖的关系较为密切。他在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任知州期间（1089），曾协助苏轼治理西湖，为西湖的治理和苏堤的修建提供了重要支持。公元1099年章衡过世，皇帝赐葬他于龙井寺前金井西，还御赐碑额曰“四朝侍从文儒章公之墓”。章允文辞官（杭州通判）迁居常绿黄弹后，自有守墓人长年打理维护，章衡先灵牌位也设置在龙井寺内。每逢春、冬大祭，主家亲至祭祀，且要在墓的四周种植从常绿黄弹移植过去的茶苗。恰巧的是，后清乾隆皇帝所赐封的“十八棵御茶”之地，为宋代状元章衡墓下的牌坊处旧址。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据《富阳长春章氏宗谱》记载：“字子平，宋嘉祐丁酉状元及第……上柱国吴兴郡，开国伯食邑七百户，赐紫金鱼袋，谥葬龙井寺前，敕赐四朝侍从文儒章公之墓龙井寺，即坟庵也，杭州派盖始于此云。”因此有理由说，“十八棵御茶”很可能就是来自黄弹的高山茶茶苗。

常绿黄弹茶历经上千年月沉淀，无论是气候、环境、土壤都占得了先机，且古法炒制，保持了茶叶原有的质地与秉性。茶叶冲泡后它芳香四溢，清香入肺，口感层次丰富，且口留余香，是江南不可多得好茶之一。